

一个日本女人与中国养子的故事...

黑善驹

梁宝全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黑 善 驴

梁宝仓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黑 善 驴

梁宝仓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广播电视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5插页 220千字

2000年12月第1版 200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605—587—8/I·509

定价:1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710068)

序

高建群

长篇小说《黑善驴》给人的联想很多。小说的开始部分切入得相当好。一个给日本侵略军喂马的中国马夫，拐了一个日本军妓，逃跑到荒凉的渭北高原，在那里混迹于当地的老百姓中间，居住了下来。于是，一个家庭产生了，于是一段民间野史开始了，于是一幕生活的大剧拉开了。小说的这个开头令我想起《静静的顿河》的开头。顿河地区的哥萨克葛里高利，在一次战争中，从战场上带回一个小个子的土耳其女人，于是，这个家庭便开始了它的故事。在小说的叙事中，将千丝万缕的生活找一个下刀处，切一块下来，这得用巧劲，《黑善驴》的作者正是这样做的。

关中地区的东北面，高原与平原接壤处，并排排列着四座县城，它们是澄(城)、白(水)、蒲(城)、合(阳)。那地方的语言好像特别适宜于小说叙事。记得前些年我读到一个叫老村的流浪作家的几本书，用的就是这种口吻和语言，而今我在读梁宝仓的《黑善驴》时，又感受到了这种语言的质朴和某种磁力。读这类小说你要用秦腔念白式的方言来读，这样才能读出里面的一呼一吸，里面的抑扬顿挫。

我的家乡其实离《黑善驴》的故事背景并不算远，大约就是百里之遥吧！小时候我在乡间住过一段时间。印象中，常常可以见到大路上从北山方向过来一长溜的架子车。车队像雁阵一样，渔贯而行，车上拉的或者是煤，或者是瓮。在行走中，拉车的农民还不时喊着号子。事情已经过了许多年了，有两句号子我还记得，叫“轻车避重车，煤车避瓮车”。

我喜欢《黑善驴》这部小说。我偏爱《黑善驴》这部小说。我祝

贺它的面世。

最初我曾经怀疑,我的这种喜欢和偏爱是不是为一种乡情乡音所左右的结果,待到后来,又将这部小说重新阅读了一遍,我发觉不是。

准确地讲来,是作品中所弥漫的那一种苦难震撼了我,是这一方人类生存斗争的艰难震撼了我,是作者对中国农民的熟悉和了解震动了我。

这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的一副生活画轴,这是中国农村一户普通人家的家族史,或者大而言之,是一段民间野史。当看到牛安站在公社门口告状那一节时,我落泪了。我的家族在农村还有许多人,他们现在依然是这样的命运。我的堂弟前不久还因为交不起“村提留”和“乡提留”而被抄家。堂弟来到城里,愁苦地对我说,种一年地下来,算一笔帐,发现刨去籽种、化肥、浇两遍水、雇拖拉机翻地和收割、交税和完粮等等这些费用以后,竟然赔了。堂弟言罢长叹息,我亦默默无语。他们是多么的孤苦无告呀!中国农民是何等的善良和卑微呀!

阅读《黑善驴》,还令我想起自己六一、二年大年谨时,在渭河岸边的老崖上,吃观音土的情景。那一年我7岁。

牛安命运转变的那一节,也写得很真实。他因为会唱两句秦腔,结果被县剧团选中,继而又去当兵。在农民被永久地用户口制度限制在家的年代里,关中农村的孩子,脱离土地的途径,会唱秦腔算是一种。不要小看了这种情节真实,在小说中,这种关乎主人公命运转变的大情节的真实,是作品成败的一个关键。在这一点上,我感慨作者生活底子的扎实。

《黑善驴》的作者是同事,陕西省文联干部,现任“风云人物”杂志总编,他叫梁宝仓,一个朴实敦厚的中年人。他的这部《黑善驴》,确实是一部厚重之作。我们看到在人才济济的陕西文坛上,又有一位有着丰富阅历的作家的崛起。且让我们掌声以迎。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3)
第二章	(28)
第三章	(50)
第四章	(55)
第五章	(68)
第六章	(89)
第七章.....	(102)
第八章.....	(135)
第九章.....	(144)
第十章.....	(162)
第十一章.....	(175)
第十二章.....	(220)
第十三章.....	(226)
第十四章.....	(253)

引 子

一九九四年，腊月。

在渭北旱原的一个小村庄。

寒风呼呼，阴云密布，一片阴沉，冰天雪地般的空中，稀稀落落地飘着像盐硝一样的雪粒，地上的积雪依旧很厚，厚得给人一种春天唤不出来的感觉。

我沿着弯弯曲曲的羊肠小路，踏着泥泞的雪路，站在高崖上，看到小沟城下的荒草坟，有一人跪在雪地里，足足跪了有一个时辰，墓前立的石碑上“黑善之墓”依稀可见。那跪地者穿的大衣上已铺上厚厚的一层积雪。这长满小草的坟茔原来是葬着一头黑驴。坟前跪着的人正是它的立碑人——黑善。黑善本名牛安，因他命运和黑善驴不可分割，而叫黑善。这是

一个典型的农民儿子，有一个苦难而灰暗的少年时代，他走出一条成功之路。他立志要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人生舞台上出人头地，洗刷几年流浪生活积淀在内心的苦涩和命运带来的全部羞辱。

十年后的今天，他为什么又要跪在“黑善驴”的墓前，长歌当哭？

第一章

在渭北旱原黄河岸边有一座卧龙山，朝阳庄坐落在大山脚下。五月天，处处可见一片金黄色成熟了的油菜，一片片绿里透黄的丰收在望的麦子。山上，还处处可见一株株绿里泛黄，黄里带红的酸枣树。村外一位中年妇女，戴着一副近视镜，手挎摘满野菜篮子，一路响起那悠扬动听的《油菜花歌》。

.....

哎——油菜花

人都称你为苦菜花，

你根苦茎苦籽也苦，

朵朵花儿都沾泪花。

.....

歌声，使地里干活的人们又心醉，又心碎。

歌声引起了人们的话题。

那日本娘们真是能歌善舞，她一点不封建，连小便也不

避男人。她善良、热情……

自从牛长子和他的日本老婆迁到朝阳庄，这里增添了不少风流闲话。这对朝阳庄人无疑是一场灾难。好像所有的灾难都是老人们首先意识和发现的那样，当村里的老人们发现并意识到这场灾难时，他们首先陷入了尴尬。他们束手无策，毫无办法。老人们语无伦次，无从说起，而且说起这场灾难，脸上还流露出一些不大严肃、不大健康，似是而非无所适从的微笑。于是，议论灾难本身显然比讨论防治灾难有意思得多。老人们聚在一堆儿，吸着烟袋，面色如黑夜般深奥。几度酝酿，几度筹思，终于忍不住地翻腾出一些年轻时的事来。

夜晚使牛长子那间小屋里更加神秘。人们希望那间小屋子的门尽快地关闭起来的心情，就像等候已久的观众希望舞台上的大幕快点拉开那样迫切。村里的人是喜爱看戏的。戏看多了，生活也就戏剧化了。其实，最初村里人接纳牛长子一家，就是觉得这一家人身上有戏。老牛那硕大肥胖的身体，除了冬季长年不穿上衣，身上那古铜色的皮肤，饱经沧桑的面孔，一个二尺多长旱烟袋和打火石布袋搭在肩上，还有他那不同于陕西人的口音，非常新鲜地让朝阳庄几个主事人产生了好感。更重要的是他的传奇式瘦小漂亮的妻子和妻子鼻梁上那副文雅的眼镜，给人一种超然于世的感觉。

在村里人的眼里，眼镜从来都是男人脸上的物件，或是

洋人的象征。戴眼镜的不一定是眼睛不好，不戴眼镜的不一定眼睛就没毛病。人们总是怀着一种矛盾的心理去看待那些戴眼镜的人，羡慕、忌妒、反感。然而，这个女人的眼镜却给朝阳庄人一种顺理成章的好感。他们觉得，这副眼镜挂在这个女人鼻梁上是件不可缺的东西，它让人觉得那是无所谓的，就像拉磨的驴必须戴上安眼一样，不戴安眼，驴在转圈时，就会转迷糊了。当然，谁也没有把这女人的眼镜和拉磨的驴戴的安眼去打比方。这女人的眼镜简直就是这女人眼睛的一个组成部分，好像是她从娘胎里带出来似的。可以说，村里在接纳这家人时，这副眼镜起了不小的作用。眼镜将成为朝阳庄的骄傲，成为他们打击那些他们认为无须戴眼镜却戴了眼镜的挂牌子耍阔气的人一个有力武器。这样，村里人就接纳了老牛和他的女人以及女人的眼镜还有他们的二男一女所组成的家。

朝阳庄人都是王姓，牛长子一家自然成了外姓，而且又是外乡人。祖辈一姓一族的村里没有排挤和打击外姓人的经验。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没有排挤和打击外姓人的意识。走完了熟悉了解这家新来的外姓人的过程，朝阳庄人才发现他们接纳这家人原来是个错误。

跛子老汉天一擦黑就进了队长王长礼家门，村里人都把跛子叫二叔，和队长是自家屋。在来侄儿家之前，他曾翻来

覆去地想过，想来想去，只是一个该去不该去？能不能去？去不去？想通之后，他就来了。

“队长，”跛二叔小声叫了一声。正在喝汤的队长，吸溜着碗里的米汤，半晌没有愣过神儿来，他惊奇地看了跛二叔一眼，让着喝汤。跛二叔说喝过了，就又叫了一声“队长”。

“你看你。”队长弄清跛二叔是在叫他之后，不由得脸上一热，不知所措地咕哝一句。

“队长。”

“好我的叔哩，你这不是糟蹋我吗，你叫我长娃不就行了吗，我又没有招惹你。”一下子没了胃口，他放下半碗米汤，不喝了。

队长媳妇兰花端来一碗米汤，放在跛二叔面前，说：“叔，你喝一碗吧。”

跛二叔说：“这娃，我说我喝过了，你赶紧喝吧，我贵贱喝不下！”

长礼也让了两句。

“你不喝了？”长礼招呼兰花把碗筷端走。

“队长……”

“叔，你今日晚上咋了，总是叫那干啥，有啥事儿你就说说嘛。”队长有点火了。

“咋哩，队长就是队长么，不兴人叫哇！”跛二叔也有点

火了。

“不是。这……你叫名字不行吗？”

“名字是私下叫的，公事场上，就得叫官号。叫完不应，公事不成，我是有公事来的哩。要是私事，自然叫你小名。你叔我活了这么大年岁，还知道这个里外，分得个公私，你以为我胡叫哩。”

跛子办事讲个啥事啥拿法。面对自家侄儿他不停队长队长地叫，就是他的拿法儿。这两天，他一直在想这个拿法儿。虽然在他看来不需他动脑子去想拿法儿，但拿来拿去，就是拿人之法。想好了可以拿人，想不好就让人家给拿腾住了。现在不比从前，开会听族长发话。世事变了，族长不灵了。有了农业合作社，土地、牲口、家具都入了社，队长就是一队之主。想一想，这队长原比族长厉害得多啊！族长的时候，土地、牲口、家具，甚至山山水水，也是有名有姓的，这队长一下子就把啥都管了。所以，不下一番功夫，想个妥贴的拿法儿能行吗？拿法想好之后，跛子才注意了一下自己的身份。以前的族长不论咋说，总是长辈，小辈见晚辈，无论啥说也是本末倒置的事儿。这世事咋一下子就给颠倒了呢？

“队长。”

“咳！”王长礼无奈地接受了。

“当初牛家住进咱庄是你点的头？”跛二叔这是明知故问。

当初牛家住进庄，队长开始是不知道的。以族长为首的几个老人首先留住了牛长子一家。留下之后，住处无法安置，这才想起了队长，队长就把这家人安排在东头牲口圈旁的那间小屋里。至于队长当时心里是咋想的，谁也不清楚。人们也不想知道，既然他为牛家安排了住处，想必也是同意的。

“叔，当初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族长既然答应了，又把入引到我这儿，让我给寻住处，你说我能咋弄？再说，如今是社会主义，从集体化到农业社，啥都是社里的，少一家人，多一家人也没啥”。

“啥事都要讲个规章，是吧？”跛二叔眨巴着眼睛问队长。

“规矩要人定是吧？”跛二叔等队长一句一句地回答他的话后，静止了一下眨巴的眼睛，这才款款道来：“规矩是人定的，如今咱庄的规矩谁定？我看咱朝阳庄如今是十八王子乱当家。”

“叔，你这话说得重了。”

“你先别急，重的还在后头。解放了，社会主义了、集体化了、农业社了，你是队长了。可你哪回说话顶过数？解放头几年，成天喊穷人翻身了，咱庄的穷人到底翻没翻身？我看没翻。穷人翻身当主人，翻身从啥上看哩，就是当主人来看。你是队长，你啥事上拿主意了，啥事你说了算？开口闭口族长族长，你敬他是族长，他敬过你吗，他心里有你这

个队长吗？古人说得好，敬人者人恒敬之。你敬他，他不敬你，你还敬他个啥？”

跛二叔不言语了。他掸掉烟锅里的烟灰，再要装烟时，长礼递过了自己的烟包儿，说：“尝尝，这是我前几天从兰草镇集上称的，亢得很哩。”

跛二叔接过烟包儿，装好烟锅，和长礼对着了火，抽了一口，忙说：“亢，亢，亢！”

夜静下来了。兰花让娃睡下了，她不停地在灯前走来走去。长礼对兰花说：“你去睡吧，我和叔再坐会儿。”

跛二叔忙说：“你把灯拿去吧，我俩说话也不用灯。”说着就把灯端起来，向兰花递过去。

兰花看了看长礼，长礼说：“你就端去吧。”兰花才接过油灯，端进里屋去了。

长礼又把烟包递给跛二叔。跛二叔说：“我还是吃这个，你那烟太亢了，我烟瘾轻，吃不了你那烟。”

跛二叔“嘿嘿”一笑。因没了灯火，俩人磕烟灰时，都小心翼翼地把烟灰磕在饭桌上，等装好了烟，又从桌上把烟灰按上，猛扎几口，死灰就复燃了。

“唉！”跛二叔又叹了一口气。

长礼吸燃烟袋，开诚布公地说：“叔，今日夜里也没外人，咱叔侄两个，你有啥话就尽情地说，全庄上下，我照亮了一

下，对脾气的，就咱叔侄俩，你是长辈，反正你都能说得我。只是有一点，你再别队长队长地叫了。”

“这话不对，想当年他王志善能让人族长族长地叫，现如今你王长礼咋就不能让人队长队长地叫呢？话说到这儿，我还要说你两句嘞。人叫你队长，并不是抬举你、促红你，而是提醒你你是队长，你得时时操全村的心，有些事你要出来说话。现如今，虽说他族长不吃香了，但不是还有人叫吗？有人叫，就说明还有人服他、听他。我看你就是缺少人叫，不信你试试，你王长礼能声叫声应地当你的队长，他王志善跟前就没人了。人有人尊，官有官威，队长大小也是一官。族长算啥？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你不应，人家还应呢。想想也是，这么大一个村庄，总不能没个主事的吧。从今晚起，我就叫队长，你还得声叫声应。”

“这……”

“这咋？这是天经地义的，你也别嫌怪，叔说叫就叫。留神，叔叫啦。”

跛二叔等了一会儿，说：“我叫啦。队长——”

“哎！”长礼羞羞答答声音很小地应了一声。

“不行，高叫高应，低叫低应，你又没偷人，怕啥？再来，队长！”

“哎！”

长礼答应得声有些大。

“不行，声高了。就像谁叫你名字那样，声叫声应，高叫高应，低叫低应。队长。”

“哎！”

“好，就这样。队长！”

“哎！”

“队长。”

“哎！”

“好好，就这样就这样。有时你还得先叫后应，让他谁叫过两大声后，你再答应，你是队长，又不是他谁的娃子，队长就要有个队长的样子。你看人家志善，这点就比你强，咱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路？看都看会了！”

跛二叔停了一会儿，猛然叫了一声：“队长！”

长礼应了一声，不高不低，恰到好处，跛二叔连连夸赞：“好好好，就这样就这样。谁叫你一声，你要不慌不忙，让他看到你很稳实。这是啥？这是架子，这是官威。人无尊，子不认；官无威，民不尊。你说是不是，队长？”

长礼忙说是是是。他竟然想起往常每次去乡上开会，会上点名时乡上的文书老张都是叫他“朝阳庄的王队长”。他答应的是“到”。他把这事说给了跛二叔。跛二叔忙说：“看看看，人家乡上人都叫你队长，你还有啥奇怪的。你干的是公